



# 女孩心语

NIUHAIXINYU

谢倩霓 著

晚自习以后，回到寝室，我从床头摸出日记本，  
郑重地将我和飞扬的笔谈夹入其中。

不知在什么时候，纸条上的问题会一个接一个地向我们走来。

而我，一定会像我一直向往和憧憬的那样，怀着最纯洁和最美好的情感，去迎接它们。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 女孩心语

谢倩霓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孩心语 / 谢倩霓著. —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1  
(谢倩霓暖爱少女馆)  
ISBN 978-7-5397-4964-8

I. ①女… II. ①谢…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3408 号



XIE QIANNI NUAN'AI SHAO'NI GUAN NÜHAI XINYU

谢倩霓暖爱少女馆·女孩心语

谢倩霓 著

出版人:张克文 策划:姚巍 责任编辑:阮征  
责任校对:冯劲松 美术编辑:唐悦 责任印制:田航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ahse@yahoo.cn

新浪官方微博:<http://weibo.com/ahsecbs>

腾讯官方微博:<http://t.qq.com/anhuishhaonianer> (QQ: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0551)3533521(办公室) 3533531(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制: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635mm × 900mm 1/16 印张:10 字数:115 千

版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4964-8

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录

走过心情 / 001

两个女孩手拉手 / 023

逃离诱惑 / 043

无花之湖 / 059

女孩心语 / 075

往事非烟 / 093

初中部寄宿女生 / 113

对于危险的互联网搜索 / 133





## 走过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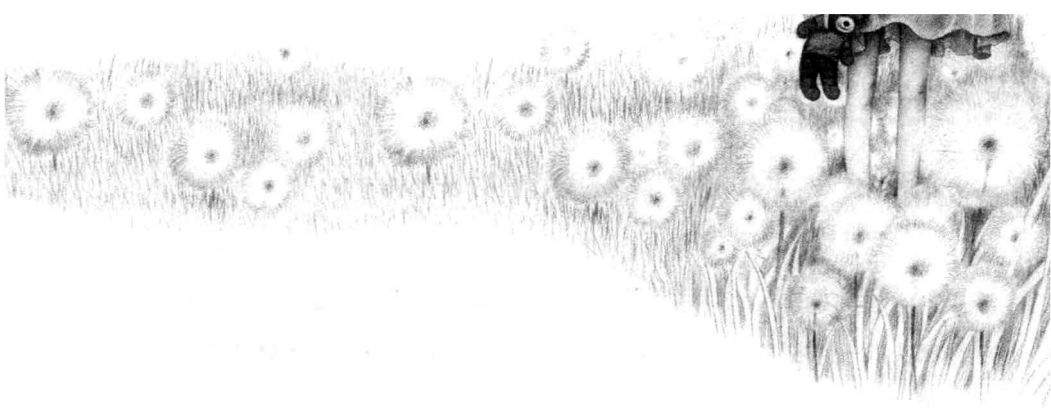
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

外面是一片黑的夜。

其实用不着光亮，

我也能看见梧桐树闪闪发亮的叶子。





—

我做过一个梦，就在高二学期刚刚开学的第一天晚上。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情节的梦，只有一幅简单的画面，就像是一位心情不好的画师胡乱涂抹出的一幅草图：一面陡坡，很陡很陡，陡坡下面站着小小的我。我背着书包，准备上学去，我要翻过这个陡坡才能到达学校。

在一片寂静无声中，我开始爬坡。

坡是由一种奇怪的发着白光的细沙堆积而成的，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没有一棵树、一根草，也没有一块石头，我的脚一踏上去，细沙就纷纷地往下滑落。我就这样一遍一遍徒劳无功地往上爬，每次爬到一半，就会随着细沙重新滑落到坡底。

远远的，学校的上课铃声传过来了，我一下子哭起来。我左右四顾



着大叫：“谁来帮帮我呀？请帮帮我，我赶不上上课了呀！”

我就这样醒了过来。

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伸出手去。感觉到手里抓着的是自己扔在床头的一件衣服，而不再是可怕的发着白光的细沙粒，我才睁开了早已被泪水打湿的双眼。

初秋的天气总是好得要命，天空像是被拖把拖过，林荫道上照例有小鸟欢欢喜喜的叫声传来。我停下脚步，仰起脸寻找小鸟躲藏的地方。刚刚驻足树梢的太阳光射到眼睛里，我感觉到眼泪又要夺眶而出。

嗯，不是说好了不要再想那个梦的吗？

第一节就是物理课。我拿出新发的厚厚的物理书，吸一口气，看着班主任一脸精神地踏上讲台。

我以前只知道语文老师可以做班主任，我从来不知道物理老师或其他别的老师也可以当班主任。

一年前，刚刚跨进高中大门，当得知自己的新班主任竟然是教物理的，我惊诧地睁大了双眼，随后我的心有点往下沉。在所有的功课中，物理是我最不喜欢，也是学得最不好的。

但季锋却最喜欢物理。“力学、热学、电学，这是一些多么神奇的东西啊！”季锋喜欢在我做不出物理题、像老太婆一样抱怨时这样夸张地抒发他的感情。我最恨他这种风流才子的模样，它让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抑感。

现在，季锋已经如愿以偿，考入了北方一所名牌大学的物理系。而我，正坐在他曾经坐过的教室里，勤勤勉勉地走他已经走过的路。



班主任在黑板上讲解一个新的公式。真是不知道物理为什么总会有那么多的公式呢？它们面目冷漠地躺在书里，只等着你去死记硬背，从来不会和你有感情上的沟通。

我拿起笔，在书上相应的位置重重地勾了一笔。

千万别叹气啊，这可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选择。

大概是在我刚刚开始学会讲话的时候，妈妈就指着一个穿牛仔褲的神气活现的小男孩，让我叫“季锋哥哥”。后来我才知道，妈妈与季锋的妈妈是中学同学，两人好得要命。妈妈们好，小孩子便也得好，于是我就一直乖乖地叫季锋为“季锋哥哥”，直到我升入高中不久的一天黄昏。

“季锋！”我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叫唤。

我和季锋同时回头，身后站着一个眉目如画的女孩子。夕阳下，季锋的脸有一丝微微的泛红。他对我说：“叶子，你先回去，这道题我下回再给你讲。现在我有事呢。”

还没等我答应，他就跑向了那个女孩子。

我站在原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朝教室的方向并排移去。

很快我就知道，女孩子名叫钱虹，是他们高三（1）班的文娱委员。她是一个学习成绩不太好，但非常活泼伶俐、惹人喜爱的女孩子。

“季锋！”我叫道。

季锋瞪着我，眼镜都惊得差点掉下来：“你叫我吗？出了什么事？怎么叫我季锋？”

我说：“我喜欢叫季锋，不喜欢叫季锋哥哥。不可以吗？”



季锋看着我，摇摇头。

“嘿嘿，居然刚刚上课就有人开小差呢。”我一惊，班主任严厉的眼光盯在我的脸上，她的眼睛里正流露着那种令我痛恨的神色。

## 二

这种神色在高一学年快要结束的那段时间里我曾一再地见到，每见一次就让我心痛一次，同时也让我的决心一次比一次更坚定。

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那种神色，那种一下子想将你看死的神色。我害怕那种神色，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才刚刚十六岁，就有那么多人想将我看死。

最让我痛恨的是，季锋他只不过比我大了三岁，只不过被宠他的老师名不副实地吹捧为“理科尖子”，他居然就敢用那种神色看我！

当我高高兴兴地第一个告诉他，我准备高二文理分班选择学理科时，他的脸上立刻就现出了那种神色，他毫不掩饰地叫起来：“你疯啦！学理科！你的理科成绩很糟的呀！你怎么会想到选学理科的？”

我软弱地分辩：“我只是物理成绩比较糟，我会努力的。”

“努力？你以为努力能解决一切问题？有些时候是要讲究些天分的！”

我直视着他的眼睛：“那么，你以为钱虹有学理科的天分？”

季锋愣住了：“什么？钱虹？这跟钱虹有什么关系？噢，你怎么知道钱虹？”

我不愿意再理他，转身就走。

就是在上星期，季锋填高考志愿表时，选择了北方一所名牌大学的物理系。紧接着我又听说，钱虹选择了同一座城市的大学，只不过是一所一般院校，报的仍是物理系。

等到爸爸开始在耳边咆哮时，我发现我的决心已坚硬如铁。

可以想见，爸爸脸上的那种神色比季锋的更厉害，因为我是他的女儿，他比别人更多地拥有这种权利。

“学理科？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别人都知道避难就易，你倒好！说说，你有什么理由？”

没有什么理由，没有什么理由，只是每个人都这样莫名其妙，又都这样理直气壮，除了我自己，似乎每一个人都能把握我的未来！

夜已经很深很深了，我熄了灯，却没有睡，我一个人静静地站在窗前，看窗外的那棵有着无数枝丫的梧桐树。

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外面是一片黑的夜。其实用不着光亮，我闭着眼睛也能看见梧桐树宽大的闪闪发亮的叶子。

我知道，再过两个月，它们就不会再这样闪闪发亮了，它们会变成像太阳光那样的一种金黄色，然后，随风飘落，落满一地。而到第二年，天气才刚刚开始暖和的时候，它们又会以一种新的方式神奇地从枝丫间冒出来，这儿，那儿，挤满了它们热热闹闹的小脑袋。

每年，梧桐树就这样准确无误地踏着钟点，完成自己的生命。

我不知道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麻烦。现在我睡不着，就因为我一直在想着爸爸的一句话。

在咆哮完没能得到我的任何回答后，爸爸静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叶子，你自己可能不知道，这是你人生关口的一次重大选择，可能会影响你将来一辈子的！”

我仍然没有抬头，没有看爸爸一眼，但我的心明显地抖起来。我一直害怕一些字眼，比如“人生”“将来”“一辈子”，等等，这应是一些拥有了很多很多人生阅历的人才能够坦然面对的字眼啊，只有他们才有选择的把握，才有一锤定音的气概。

为什么，为什么我才十六岁，就必须做出一种选择，并对自己看不见摸不着的未来负一辈子的责任？！

其实仔细想想，也许我还算是幸运的呢。因为早在一年前，还是在我们中考的时候，班上就已经有许多人在一张冷冰冰的志愿表上决定了自己一生的职业。我永远也忘不掉丁丁在志愿表上填下“水利水电学校”这几个字时苍白的脸色。

“你说这个学校到底好不好？到底好不好啊？”丁丁抖着那张可怕的志愿表，一个劲地盯着我追问。

我被她问得心里慌慌的，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不过，你说过你喜欢学文科的呀！”

丁丁的脸暗下来：“我妈妈说，学文科找不到好职业。现在水电吃香，将来毕业能分到很有钱的单位。”

我无话可说。我知道很多同学都是根据“我妈妈说”或“我爸爸说”来决定自己的选择的。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凭据，而爸爸妈妈的话总应算是一种经验之谈吧。

我不知道现在丁丁过得好不好，在给我的来信中，她的语气不知为

何变得很淡。有一次，我在信中心血来潮地回忆起我们躲在学校图书室后面的那棵银杏树下扮演林黛玉的情景，我们朗读黛玉的《葬花词》：“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当念到最后“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时，我们两人都变得泪光莹莹……

那一次，丁丁拖了足足有一个半月才给我回信，而且信中只字不提扮演林黛玉的事。我一下子觉得很无趣。我想，也许丁丁真的爱上了“水利水电学校”吧。

### 三

“叶子，传达室里有你的信，字迹苍劲潇洒，好像是男生来的哟！”同桌的大嗓门在耳边炸响。

我一下子跳起来，理也不理同桌好奇的眼光，飞快地朝传达室冲去。

传达室的老师傅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好几眼，才满脸不高兴地将信递给我。

我来不及在肚子里骂他，我已经看到了信封上的落款，是季锋寄自那座北方城市的信。

信摸上去很薄。我来到图书室后面的那棵银杏树下，也就是我和丁丁扮演林黛玉的地方，用小剪刀仔仔细细地剪开了信的封口。

小剪刀还是初三毕业时丁丁送给我的。当然，我也送了她一把。丁

丁虽然对“水利水电学校”有点忧心忡忡，但一想到一开学我们立即就可以收到对方的来信，我们便再也顾不上发愁了。要知道，长这么大，我们还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封来自远方的信呢。

“我们应当像电影里的那个漂亮的女编辑一样，拥有一把长长的剪刀！”丁丁兴奋地说。

那部电影还是很久以前学校包场时我们看过的。片名记不得了，内容也记不得了，不过那位漂亮的女编辑以及她的长剪刀我们可是记得一清二楚。女编辑有一双美丽修长的手，她的桌上总是堆满了信件。每次上班坐在桌前，她总是要拿起放在桌子边上的一把细长精巧的剪刀，姿态优雅地剪开一封又一封来信。那时我们对她是多么多么的羡慕啊。电影还没有放完，我们便认定编辑就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职业了！

后来我们满街都没能找到那种长剪刀。现在真是奇怪得要命，商店是越开越多，东西也越卖越多，但你真正想要的东西，比如一张廉价而美丽的卡片，一个简陋可爱的布娃娃，再比如电影里的那种有着优雅身段的长剪刀，却怎么也找不到。

我和丁丁徒劳无功地奔波了一个下午，最后还是回到校门口的小店里，一人买了一把可以折叠的小剪刀送给对方。除了用来剪丁丁的信（丁丁的信真是越来越少了），这把小剪刀我从不用来干别的什么。

不过现在，它又可以用来剪季锋的信啦。

在将薄薄的两页信纸展开来的时候，我很轻易就原谅了季锋拖了

足足有一个月才给我来信的事实（而他本来说好一到校就给我来信的）。季锋的字真的是又刚劲又潇洒，正如我的同桌说的。我怀着一股说不出的喜悦心情一字一字读着那些排得有些稀松的句子。我可以看见季锋走在美丽又浪漫的大学校园里露出的那张阳光灿烂的笑脸。

在第二页，季锋提到了他们上星期参加的一次同乡会。“没想到在这座北方城市里，会有那么多来自家乡的、操着相同口音的人呢！”季锋在信中打着大大的惊叹号。

我的心有一点点暗下来了。同乡同乡，季锋可真有一个同学三年的地地道道的同乡呢。

我的眼光快速地掠过这一段，接着往下看。我想看到一些与我有关的句子。

有了，在这儿，在信马上就要结束的地方：“你现在怎样？学习跟不上吗？望好好努力，早日进入大学的行列！”

这时，字迹明显地潦草起来，这几句唯一属于我的话几乎连成了一片。我知道到信快要结束的时候，字迹总是会变得有些潦草的，我给丁丁写信是这样，丁丁给我写信也是这样。不过，我们写信的时候，要紧的话都放在前面说完了，后面潦不潦草都无关紧要的。

#### 四

我站在一堆沙丘跟前。

这儿是一个建筑工地，我上学放学都要经过这里。现在，我突然看



见工地上多出了一堆很大很大的沙丘。我像着了魔似的走过去，看那些沙粒细细密密一颗挨一颗的样子。它们是暗黄色的，从哪个角度看都不会发出我梦里见到的那种可怕的白光。双脚踏上去，立刻在沙粒中陷下去很深，沙粒几乎要淹没我的鞋帮，旁边还有很多沙粒纷纷扬扬地往下落，但我的人并没有随之滑下去。很快地，我站在了沙丘的尖顶上。

关于梦，我知道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种是“梦与现实是相反的”。我一直犹豫着不知道该相信哪一种说法。以前，我与丁丁都比较喜欢第一种说法，因为那时我们要么不做梦，要做就做一些快快乐乐的梦。可现在，谁能告诉我梦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从来没有将那个爬白沙坡的梦告诉过任何人。我无法令自己去回想梦中的那种心情。那是一种怎样无助又无奈的、痛入骨髓的心情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应当告诉自己，别理梦，只相信自己的选择。我真的不知道。就像在梦中一样，我的身边找不到任何一个人。

可是在给季锋的回信中，我仍然问他：你相信梦吗？你怎样看待梦？

写这些话的时候，我忘掉了季锋潦草的、连成一片的字迹，只记着他阳光灿烂的笑脸。我真心地、真心地祈祷着他能在回信中告诉我：“傻瓜，梦与现实是相反的呀！”

## 五

等到我惊觉已经很久没有得到丁丁的消息时，已经是秋风渐起的



季节了。

暑假的时候丁丁没有回家。她先是在外面做了一个月的家教，余下的时间她便和同学游山玩水去了。临出发前她给我寄过一张明信片，在那张有着满地落页的明信片的背面，有她用铅笔匆匆草就的一行字迹：

叶子，你现在快乐吗？

我想象不出能用铅笔写出这么潦草的字迹来的丁丁现在是一副什么模样。以前的丁丁是一个细腻、多愁善感的女孩子，她喜欢在课余时间囫圇吞枣地看各种各样的言情小说，并且总会泪流满面。《红楼梦》就是她想方设法借来的，因为她听人说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部言情小说。

书刚到手的时候，我们被它的厚度吓了一跳，竟然有上中下三大部！但丁丁不管这个，她说：“我们就挑好看的地方看！”

我们一直没弄清楚贾府那么多的人都是些什么人，我们只知道贾宝玉和林黛玉是表兄妹，贾宝玉和薛宝钗也是表兄妹。贾宝玉喜欢很多女孩子，但他最喜欢的是林黛玉。我们也喜欢林黛玉，虽然有时我们会为她的小性子感到难堪，但我们总是很快就原谅了她。想想看，林黛玉是那样一个有性情的女孩子！比方说葬花，细心周全的薛宝钗什么都能想到，可是，她就是想不到要用锦袋去扫起那些可怜的落花，并将它们好好地埋起来啊！

不过，也许丁丁已经忘掉了这一切。自从上次我跟她提起扮演林黛玉的事她没理我，我就不再跟她提这方面的事情了。有时在给丁丁回信的时候，我会突然想，丁丁读我的信，是不是也会有一种越来越淡的感